

价值 · 文化 · 科技

——面向新世纪的价值哲学研究

贺善侃摇主摇编
周德红摇副主编

东华大学出版社

目摇摇录

(员)新世纪价值哲学新生长点研究——两岸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 观点综述(代序)	贺善侃
---	-----

第一篇摇价值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观点探讨

(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	汪信砚
(员)论“应然”的推导	韩东屏
(圆)民众评价活动的疏导和社会预警机制	陈新汉
(猿)目的论、人生计划、价值结构和人生哲学	盛庆珠
(猿)关于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孙伟平
(源)价值观中的非理性因素	唐志龙
(缘)价值认识与科学认识	尹星凡
(远)“权利优先于善”的价值学理据	詹世友
(远)价值与评价定义几种基本类型述评	熊在高
(苑)论价值理性及其建构	徐贵权
(愿)论价值哲学研究的思维特点	王玉樑
(怨)论价值的数量化	张志平

二、历史反思

(员)对传统社会价值观价值尺度的反思	路日亮
(员)华夏古今义利之辨及新世纪中国的发展	余育德
(员)从认识论到生态论——我国价值论研究理路转换的	

反思和展望	何宜伟
(原稿)健康、神圣的价值如何生成	柳延延
(原稿)浅论康德的“以德配福”	程赛杰
(原稿)从怨恨走向爱——论舍勒的价值位移思想	吴桂花

三、现实思考

(原稿)论价值观念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江摇畅
(原稿)析启蒙价值目标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意蕴	胡摇建
(原稿)论共产党人的人民主体价值观	刘秀芬
(原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胡振平摇黄凯锋
(原稿)深化人的价值与人的素质相互关系的研究	胡涵锦
(原稿)社会文明进程中我国社会价值观变化的基本趋势	孙翠宝
(原稿)论社会主导价值观	张健明
(原稿)浅析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价值评价	张世贵
(原稿)美国的台湾价值观与台湾问题(论纲)	赵摇枫

第二篇摇新世纪价值观发展研究

一、全球化与价值观发展

(原稿)当代价值冲突的焦点和实质	李德顺
(原稿)全球化时代应有的价值视野	马俊峰
(原稿)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及其选择	何建华
(原稿)全球性叙事与文化价值观建构	陈胜云
(原稿)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认同	贾英健
(原稿)全球化背景下对价值认同的思考	刘摇芳

二、文化与价值观发展

(猿力) 大众文化的认同效应	陈超南
(猿源) 文化认同与价值建设	孙美堂
(猿愿) 关于文化哲学的可能性	黄力之
(猿园) 文化经营管理的价值基础	黄凯锋
(猿愿) 小议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创新	李家珉
(猿源) 论网络文化的价值选择原则	赵传金
(猿员) 网络对人的价值实现的双重价值	邹安乐
(猿愿)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构建及价值判断	周德红

三、经济与价值观发展

(猿力) 论新世纪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陈泽环
(猿缘) 市场经济内生的伦理诉求	周东华

第三篇 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价值观研究

一、科技与人文

(猿缘) 论科技的人文价值	贺善侃
(猿缘) 当代科技的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徐宗良
(猿园) 人文与科学离合态状再析	任春晓
(猿愿) 论中华科学文化的价值遮蔽现象	吴德清
(猿缘) 科学对人全面发展的价值	黄德良

二、生态价值观与可持续发展

(猿缘) 论生态人生观、价值观	顾智明
(猿愿) 对可持续发展引发的若干价值观问题的反思	陈敬全
(猿愿) 后记	编摇者

新世纪价值哲学新生长点研究 ——两岸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代序)

贺善侃

摇摇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社科院价值理论研究室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两岸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于 1994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东华大学举行。来自各地的 100 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中不乏在价值哲学领域颇有建树,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著名学者。会议收到论文 100 篇,内容涉及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价值、文化的认同和冲突、经济伦理、科技发展中的价值问题等。会议就这些内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切磋。这是两岸学者首次集聚一堂,共同探讨价值哲学问题,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摇摇在大会的研讨中,与会者敞开思想,从多方面拓展了新世纪价值哲学的研究思路。

摇摇上海大学哲学系陈新汉教授首先对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指出:中国的价值论在 20 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10 多年来,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从离开人来研究对象,转到从人的角度来理解与人相联系的外部对象,理解社会历史的动力,理解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从而形成“哲学研究重点和主题的变化”,这就是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或者说本体论研究中所凸显

代
摇
摇
序
摇

代摇摇序摇

的价值论研究。从只研究认知活动 ,到研究认知活动和评价活动 ;从直观反映论来理解认识内容 ,到揭示认识内容中的主体性 ;从认知活动比评价活动更为根本 ,到确立评价活动在认识活动中的地位 ,反映了认识论中研究方向和视角的改变 ,这就是哲学认识论中的价值论转向 ,或者说认识论研究中所凸显的价值论研究。正是这种价值论转向 ,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与时俱进地进入当代形态。

摇摇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对休谟问题“能否从实然推出应然”解决方案作了新思考。指出 :以往解决“休谟问题”的各种方法都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实然”向“应然”的推导。他对休谟问题的回答是 :从“实然”能够推出“应然” ,但必须以“可然”为中介 ,否则均不可能成功。以“可然”为中介 ,就是针对“实然”提出一些可以的作为之后再推“应然” 。只有对“可然”中包含的各种可以的作为加以评价和相互比较权衡之后 ,所得“应然”结论才有充足理由 ,而缺少这个比较评价过程的所谓“应然”推导将是不可靠的。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 ,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摇摇台北淡江大学盛庆球教授探讨了目的论、人生计划、价值结构和人生哲学之间的关系。指出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一种价值。人的许多行为 ,看起来似乎是零乱的并且充满了随机性 ,其实大部分是按照计划而安排的行动。这许多价值形成一个系统 ,可称之为价值结构。人生哲学就是研究如何去设定并实现一个人生计划和为什么要去实现这样的人生计划的理由。

摇摇陕西社科院哲学所王玉樑研究员对价值哲学思维特点作了新阐发 :以求实思维、实践思维、辩证思维、发展思维作为价值认识的基本思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孙伟平副研究员分析了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学科差异及容易走入的误区 ,认为不能以研究认识论的思路研究价值论 ,价值论有其自身的研究特色 ,如更注重主体论、更

强调实践性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熊在高助理研究员走出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路,转换视角,关注价值之“存在”,认为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存在问题,价值论是关于存在的艺术,价值总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显现。价值和评价只有在“共生论的”存在论意义上才能获得其纯正的本源性的理解。

摇摇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唐志龙教授探讨了价值观中的非理性因素问题,认为,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必定受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其中非理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非理性因素对价值观的制约是多方面的,包括选择和过滤作用、调节和控制作用、凸显和参照作用等,我们应在非理性与理性的协调统一中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摇摇此外,南昌大学哲学系尹星凡教授探讨了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处理好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的关系是将科学创造活动和价值追求更好地统一起来的关键。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高慧珠教授提出了政治价值论纲,对政治价值的特点、层次、时代性及现代政治价值取向作了探讨。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路日亮教授就我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作了反思,提出衡量社会发展或进步应以社会“综合文明”为尺度。湖北大学哲学系江畅教授对价值观念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作了探讨,概括了中国价值观念应具备的六点特征:追求和谐、重视整体、关怀他人、注重合作、崇尚道德、讲究情趣。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詹世友教授探讨了“权利优先于善”的价值学理据,指出:在现代社会,基本的平等权利应该而且必须优先于善,个人对善即“每一个人之所欲”的追求必须在尊重这些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当性,而不能让这些权利为了特定的“善”而被忽视甚至被牺牲。山东省党校刘秀芬教授、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胡振平研究员等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今改革开放中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作了理性思考。

摇摇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 ,是与会学者普遍关注的又一主题。

摇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价值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德顺研究员阐发了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和价值认同问题 ,认为当代价值冲突的焦点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解决这一焦点的新思路在于特殊性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即 :肯定多元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在特殊情况下的合理性 ;当代价值冲突的实质问题是主权的权力和责任问题 ,应把权力和责任还给主体 ,要从“神治”到“人治” ,进一步理解人的多样性——个体形态、群体形态、国家整体等 ,尊重不同层次的主体 ,反对越俎代庖 ,包办代替。

摇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俊峰教授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应有的价值视野 :平等对待、合理协商、共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理念 ;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的价值论思维模式 ;多元共存的理性宽容性的价值理念 ;用对话替代对抗的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行动逻辑 ;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协商办事的心态及通过对话协商、相互妥协以解决矛盾的理念。

摇摇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陈超南研究员就大众文化的正负效应、大众文化的文化认同效应、大众文化的政治认同效应等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我们不应以挑剔的眼光而应以一种开放和创新的立场对待大众文化。只有对大众文化加以关心和批评 ,才能创造出适合自己民族传统和国情的新大众文化。

摇摇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孙美堂教授就文化认同与价值建设作了思考。认为 ,文化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 ,文化认同的本质是对“人”的共识。文化认同的危机是“人”的危机。文化价值建设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吸收、整合其他文化关于“人”的理念的合理性内容 ,以彰显自我 ,提升本我。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鲍宗豪教授提出了发展城市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 ,指出 ,城市文化建设应从注重形象转向注重内涵 ,重视发展人文素质、人文精神、人

文底蕴。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黄力之教授则对文化哲学的价值定位作了思考,提出了文化哲学内含的整体性、人文性等基本特征。摇摇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陈泽环研究员在概括以“效率与公正的相辅相成”为核心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分析近年来理论界对“权利与公正关系”问题日益关注的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把握效率、权利和公正之间平衡的紧迫性,强调要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实现新世纪经济活动和经济伦理价值观之间的积极互动。认为,当前至少应该把经济效益原则和功利伦理调整为:“注重生产力发展,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以效率为追求目标,以自由为社会前提,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交往结果,以法律为行为基准;把社会公正原则和奉献伦理调整为:“实现平等对待,达到共同富裕”——以公正为追求目标,以互助为社会前提,以平等为心理基础,以责任为行为准则,以服务为实现途径。

摇摇一些与会者还对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价值问题作了深层思考。摇摇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贺善侃教授从科技的人文属性和人文价值目标两方面论证了科技的人文价值,认为,研究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离不开科技的人文价值问题。从近代以来,盛行的是“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到 20 世纪中叶,甚至形成了两种互不沟通的“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这是近代工业文明片面发展科技理性,单纯追求物质效益的结果。现代高科技的发展重新呼唤科技的人文价值,科技发展的现实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科技自身所隐含的人文价值(既包括正面价值,也包括负面价值)。实践证明,只有把科技与人文高度统一起来,注重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价值,才能使科技与社会快速、稳定、协调地发展。他还分析了高科技时代的人文忧患,认为,高科技的人文忧患是科技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危机或迷失,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摇摇复旦大学徐宗良教授分析了当代科技的三个价值层面: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求真价值层面、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进行终极关怀

的求善、求美价值层面。南京政治学院顾智明教授阐发了生态人生价值观问题,指出:人类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并正向生态文明过渡,生态文明孕育并呼唤着生态人生价值观。生态人生价值观是面对生存环境的现代人的思考,是21世纪的主导人生价值观,是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变革和整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吴德清副教授探讨了中华科学文化中的价值遮蔽现象,指出,价值遮蔽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缺失,价值遮蔽使得中华科技经历兴衰誉毁,也使得当今科学文化价值的生成和增长复杂化,在最大程度上消减价值遮蔽的负面效应,是新世纪实现中华科学文化复兴的关键。东华大学的黄德良教授和陈敬全教授则分别考察了科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价值问题。摇摇所有这些探讨,涉及面广,内容丰富,观点有创意,无疑是新世纪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起点。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摇价值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一篇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摇摇

一、观点探讨

摇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

汪信砚

摇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有三种截然不同但却都很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价值哲学历来都是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即哲学的分支学科或部门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也有自己的价值哲学;第二种观点认为,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没有专门的价值哲学的,价值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产生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之外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为我们研究价值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第三种观点认为,虽然价值哲学产生于18世纪中叶的哲学变革,但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狭义的价值哲学即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价值哲学的创始人是新康德主义者洛采(1824—1908),而广义的价值哲学即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的价值哲学的创立者,不仅有洛采,还有马克思^{〔2〕}。

摇摇不难看出,上述三种观点都是以各自对价值哲学的不同理解为前提的,其中,有的把价值哲学理解为一种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有的把价值哲学理解为一个哲学流派,还有的把价值哲学理解为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它们正是从这些对价值哲学的不同理解出发而得出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之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

不同看法的。在我看来,尽管持上述观点的人中也有人试图区分广义的价值哲学与狭义的价值哲学,但他们所理解的价值哲学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狭义的价值哲学。而如果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对价值哲学的狭隘理解,必然会误解价值哲学乃至全部哲学的本性,从而也必然会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哲学的本真关系。

摇摇“价值哲学”本身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概念,必须小心地加以使用。价值哲学确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价值哲学(狭义价值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它以价值概念和各种专门的价值问题为研究对象。价值哲学之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当归功于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的价值论(价值论又译“价值学”),而后者又是与洛采、里奇尔、尼采、布伦塔诺、迈农、艾菲尔等一大串名字联系在一起。《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价值论(价值论)”是“对于最广义的善或价值的哲学研究。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扩充了价值一词的意义,对于经济、道德、美学以至逻辑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了统一的研究,这些问题以往常常是被孤立开来考虑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曾使用过“价值论”、“一般价值论”或“价值理论”等概念,但并没有把他们的学说和理论称为“价值哲学”。只是由于这一流派对价值概念和各种价值问题进行了集中的、统一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价值概念和价值问题作专门研究的重视,并使得19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以“价值哲学”为题的著作,因而它客观上促成了价值哲学这一哲学分支学科的独立。就此而论,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的价值论的确为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若像某些论者那样说它将人类生活的价值问题提升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和哲学立场,引起了一场哲学变革,那就未免太夸大其词了。其实,哲学于价值问题并不陌生,反倒历来都以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为自己的核心内容。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价

值哲学,哲学也只有作为一种价值哲学才是可能的。从真正广义的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一切哲学皆为价值哲学;在“哲学”前面加上“价值”这一定语,既未给“哲学”增添点什么,也未使它减少点什么。

二

摇摇“价值”是一个只与人类及其活动有涉的关系范畴,价值问题是一个专属人类生活中的问题。价值范畴所标示的是对象对人的意义,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或功能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这种意义关系是唯有对人才存在的。马克思曾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而对人而言,却处处都存在着价值关系,人的活动也总是表现为对价值的自觉追求。所以,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2]

摇摇与动物世界根本不同,人类世界“不仅由当下构成,而且也由过去和将来构成”^[3]。值得指出的是,过去、现在(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向度对于人类活动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其中,过去和现在都是既成的现实,只有未来才是尚未确定的、可选择的,才属于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领域。正因为未来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所以人们面对未来就必然会提出一个“应该”的问题,就必然要为自己的活动确立一定的目的,而目的就是人们对于那种与自身的需要最相符合的可能性“应该”成为现实的确认。在未来这个时间向度上,人们实现目的的活动亦即依循“应该”而进行的活动就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人们对目的或“应该”的追求就是对价值的自觉追求。

摇摇哲学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学问,是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及

其未来发展的理性反思和理性自觉。哲学也是人类观念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它与人类观念地把握世界的其他理性方式即科学有着重大的区别,它们的理论旨趣迥异,并因此而在思维方式上也根本不同。科学研究的根本旨趣在于揭示事实,在于回答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也正因如此,科学研究可以使用并且也只能使用实证的方法。与此不同,哲学是对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其目的是要从总体上教导人们如何驾驭和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哲学研究必然以价值、以对象对人的意义为其中心关注点,哲学研究本质上属于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应该如何的问题的研究。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全部人与世界的关系都是由人的活动建构起来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也必须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去实现,就此而言,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的活动的研究。为了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为了说明人的活动,哲学当然也要研究人和世界本身,甚至也要研究支配人和世界的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但哲学对人与世界及其普遍规律的研究决不止于事实本身,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事实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何意义。在时间向度上,哲学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尽管哲学研究也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世界关系的过去和现在,但哲学对人与世界关系实然状态的探索,终究是为了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未来这个时间向度上应该如何的问题。总之,虽然哲学研究贯注着尊重事实的理性精神,虽然哲学理论也需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撑,但哲学研究总是以探究和发现价值、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作出回答为根本旨趣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哲学只有作为一种价值哲学才是可能的。也正因如此,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实证的,而只能是反思的和批判的。

摇摇哲学本身是一种广义的价值哲学,意味着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广义价值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突破对价值哲学的狭隘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价值哲学并非晚至 19 世纪以后才出现,而是与哲学本身共始终的。

摇摇在哲学即广义价值哲学这一点上,即使是古代哲学,情况也不例外。古代哲学执著于探求那种存在于一切现象背后并作为一切现象之根据的超验的、绝对的本体或本原,乃是为了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自然万物作出统一的理解,以便消释古代人类对外部世界所特有的那种惊异和恐惧,使人们确立起最基本的生存信念,从而能够从容、泰然地面对外部世界。中世纪的哲学和近代哲学也基本上是沿着古代哲学的思路向前探索的,只不过人们用以对世界作出统一理解的根本原则不再是“本原”,而是“上帝”或“理性”(或“理性”的别名,如“绝对精神”等)。并且,与古代哲学一样,中世纪的哲学和近代哲学用“上帝”或“理性”来对世界作出统一理解的目的,也仍然是要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活动应该如何的问题提供某种解答。

摇摇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旧哲学对各个时代人与世界关系或人类活动所面临的价值问题的探讨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对此,19 世纪的休谟已有所觉知。休谟曾说:“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10]他指出,如何能够从“是”过渡到“应该”,即如何能够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是需要作出论